

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

公共课教研室教育学教研组

两千多年来，地主资产阶级把孔子捧为文化教育的祖师爷，把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“传统”，借以愚弄劳动人民，维护其反动统治。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两面派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同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一脉相承，接过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，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和政策，为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服务。在这场批林批孔的斗争中，深挖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老根，清除孔子反动教育思想的流毒，对于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，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为适应批林批孔斗争的需要，我们编选出这份《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》资料。我们的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水平很低，编选中定会有缺点、错误，敬希阅者批评指正。

一、叫嚣“克己复礼”、“施于有政”，为复辟奴隶制服务

孔丘是春秋末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。他一生都在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度。“克己复礼”是他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。孔丘办教育就是为复辟奴隶制培训骨干。

1.1 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。”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【译】颜渊问怎样才算是仁。孔子说：“克制自己，使自己的言论行动都符合于〔周〕礼，这就是仁。一旦这样做了，天下的老百姓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。实行仁德，完全在于自己——难道还在于别人吗？”颜渊说：“请问实行仁德的条目。”孔子说：“不合乎周礼的不要去看，不合乎周礼的不要去听，不合乎周礼的不要说，不合乎周礼的不要做。”

【注】颜渊：孔子的学生颜回，字子颜，鲁人。

1.2 子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周朝的礼仪制度是总结夏、商两代的〔统治〕经验而制定的，多么丰富多采呀！我是主张遵循周礼的。”

【注】监：同“鉴”，借鉴。“吾从周”的“周”，指西周，奴隶社会极盛时期。

1.3 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

【译】复兴灭亡了的〔奴隶制〕国家，接续断绝了〔世袭地位〕的〔贵族〕世家，起用没落的〔旧贵族〕人士，〔能够这样做了〕，天下的老百姓就会自然归服〔奴隶主阶级〕的统治了。

1.4 或谓孔子曰：“子奚不为政？”子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孝乎唯孝，友于兄弟。’施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”

【译】有人问孔子：“你为什么不去搞政治？”孔子说：“《书经》上说：‘孝是最重要的事，对父母祖先要行大孝，对兄弟要友爱。’我用孝弟教人，从而施加影响于当政者，也就是搞政治。何必亲自去当官？”

【注】“孝”指纵的（尊辈）关系，“弟”指横的（平辈）关系。在居于统治地位的氏族内部能互相克制，搞好这两种关系，就能团结起来加强对奴隶的专政，这是孔门所谓“孝弟”的实质所在。

【按】“克己复礼”，是孔丘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。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是他反动纲领的具体化。孔丘自己供认他办教育就是“为政”，其目的则是“施于有政”，完全是为他的反动纲领服务的。林彪效法孔丘，把“克己复礼”作为他的反动纲领，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让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重新上台，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我国反动统治，使我们的国家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。林彪拚命抓“笔杆子”和“枪杆子”，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，也完全是为他这条反革命纲领服务的。

1.5 子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君子应用心在学习统治国家的办法上，不要用心在谋取衣食上。种田吗，免不了会饿肚子；读书吗，就可以升官发财。所以君子怕的是学不到统治国家的办法，不怕暂时的贫困。”

【注】孔子所说的“君子”，主要指奴隶主贵族。馁：饥饿。禄：俸禄，旧时代官吏例定的收入。

1.6 子夏曰：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

【译】子夏说：“官做好了，还要读书；书读好了，更好做官。”

【注】子夏：孔子的学生卜商，字子夏，卫人。

1.7 子张学干禄。子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【译】子张向孔子学求官职、得俸禄的方法。孔子说：“多听〔上面的意见〕，明明有怀疑的地方，只自己加以保留，不要动辄说出来，其余足以自信的部份，说起来也谨慎一点，就能减少说

话犯错误；多看〔上面的态度〕，有危险的事情，不要去做，其余有把握的事情，做起来也谨慎一点，就能减少事后懊悔。言语错误少，行动懊悔少，官职、俸禄就在这里面了。”

【注】子张：孔子的学生颛孙师，字子张，陈人。干：求。干禄：求做官。阙：同缺。尤：错误。殆：危险。

【按】孔丘是中国教育史上宣扬“读书做官”论的祖师爷。他不但鼓吹“学也，禄在其中矣”，而且公然向学生传授当官的“诀窍”。所谓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就是孔丘妄图通过办私学，培养一批他所理想的“学而优”的“君子”，作为复辟奴隶制的骨干力量。林彪和孔丘一脉相承，胡说什么：“好好学习，是一本万利的事情”，妄图用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腐蚀青年一代，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，利用他们去占领国家机关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，复辟资本主义。

1·8 孔子三月无君，则皇皇如也。出疆必载质。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

【译】孔子三个月不做官侍奉主子，就心里不安，急急忙忙地找官做。离开国界也要把费见的礼物带上〔准备随时可以晋谒国君〕。

【注】质：同“贄”，见面时的礼物。

1·9 公山弗扰以费畔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说，曰：“未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？”子曰：“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【译】公山弗扰占据了费邑，起兵背叛〔季桓子〕，叫孔子去，孔子准备去。子路很不高兴，说：“没有地方去就算了，何必到那里去呢？”孔子说：“那个召我去的人，难道没有他的用意吗？假若他能用上我，我将使〔文、武、周公的〕治国治民之道在东方复兴哩！”

【注】公山弗扰：姓公山，名弗扰，本是鲁国大夫季桓子的家臣。畔：同叛。说：同悦。之之：第二个“之”是动词，“去”的意思（“未之也已”的“之”同）。

1·10 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“昔者，由也闻诸夫子曰：‘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’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缁。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【译】佛肸叫孔子去，孔子想去。子路说：“从前我听老师说过：‘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，君子是不去的。’现在佛肸占据了中牟起兵背叛，您却要去，怎么说得过去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对，我说过这样的话。〔但是〕难道不是最坚固的东西，磨也磨不薄；最白的东西，染也染不黑吗？我怎能象个葫芦一样只是悬挂着做样子而不给人吃呢？”

【注】佛肸：晋国范中行的家臣。中牟：晋邑。磷：薄。涅：染黑。缁：黑色。匏瓜：葫芦。

1·11 子贡曰：“有美玉于斯，韞匱而藏诸？求善贾而沽诸？”子曰：“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
【译】子贡说：“〔假如〕这里有一块美玉，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？还是等好价钱便卖掉它？”孔子说：“卖掉！卖掉！我就正在等好价钱哩。”

【注】韞：藏的意思。匱：盒子之类。贾：同价。善贾：好价钱。沽：卖。

【按】孔丘不但竭力鼓吹“读书做官”论，他自己就是一个官迷。他一生辗转东西南北，说诸侯，通大夫，甚至走后门去见卫灵公的老婆，都是为了想做官。做官为了抓权，抓权为了复辟。林彪和孔丘一样，为了复辟资本主义，就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。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样，罪恶目的也一样，都是妄图开历史倒车。

1·12 季康子问：“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”子曰：“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赐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赐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【译】季康子问孔子：“〔你的学生〕仲由这个人可以做官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仲由果敢决断，做官有什么问题呢？”又问：“端木赐这个人可以做官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端木赐通达事理，做官有什么问题呢？”又问：“冉求这个人可以做官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冉求多才多艺，做官有什么问题呢？”

【注】季康子：季孙肥，鲁哀公时正卿，是当时鲁国政治上最有权力的人。赐：端木赐（姓端木名赐），字子贡，卫人，孔子的学生。求：冉求，字子有，鲁人，孔子的学生。

1·13 子曰：“由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。……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为之宰也。……赤也，束带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。……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仲由这个人，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，可以去负责管理军政工作了。……冉求这个人，有千户人口的邑可以当县长、百辆兵车的大夫封地也可以当总管了。……公西赤吗？可以穿上礼服，在朝廷里接待外宾、办理外交了。……”

【注】赋：兵赋（包括军政工作）。公西赤：孔子的学生，姓公西，字子华，鲁人。

1·14 子曰：“雍也，可使南面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冉雍这个人，可以让他做首领了。”

【注】雍：孔子的学生冉雍，字仲弓，鲁人。南面：古代以坐北朝南这个方向的位置为最尊贵，无论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，当他作为首领出现的时候，总是南面而坐。

【按】孔丘自诩他那些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的学生仲由、端木赐、冉雍等，已成为当“官”的材料，怂恿他们到处抓权，为复辟奴隶制效力。林彪为了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，在党、政、军内安插亲信，结成死党，甚至把既不会做工，又不会种田，没有一点实践经验的小林贼私封在领导岗位，作为他的接班人。

1·15 子谓子夏曰：“女为君子儒，勿为小人儒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【译】孔子对子夏说：“你要做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儒者，不要做背离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者。”

【注】女：同“汝”。

1·16 子曰：“君子道者三，……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君子应该做到的有三件，……有了〔合乎奴隶主阶级的〕仁德的人就不忧愁，

〔对奴隶主阶级的典章制度〕有知识的人就不疑惑，敢于〔为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〕献身的人就没有恐惧。”

1·17 子曰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君子敬畏的有三件：敬畏上天的安排，敬畏奴隶主贵族统治者，敬畏〔文、武、周公那样的〕圣人说的话。”

1·18 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！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君子的所作所为以合乎〔奴隶制度的〕要求为原则，要按照〔奴隶制的〕规范来行动，要用谦逊的态度表现出来，要忠实地〔为奴隶主贵族〕做好工作。这才叫君子呵！”

【注】孙：同“逊”。

【按】孔丘要学生作“君子儒”，充当奴隶主阶级镇压奴隶的帮凶。林彪叫嚷“我希望大家当董仲舒”，就是要他的死党玩弄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鬼把戏，把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“罢”掉，而把孔孟之道和他的反动思想抬到“独尊”的地位，妄图达到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。

1·19 子夏曰：“大德不踰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

【译】子夏说：“涉及〔奴隶主阶级利益的〕大节问题是不能让步的，小节上出入点还可以。”

1·20 子曰：“……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……小事上不能忍耐，就会坏了大事。”

【按】孔丘把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看作“大德”，用它去毒害学生，麻醉奴隶。他训诲学生，要在小事上“忍耐”，否则就会坏了他们一伙搞复辟的大事。野心家、阴谋家林彪把复辟资本主义看作他万事中最大的事，叫嚣什么“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，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”。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的狂妄野心，告诫自己必须暂时“忍耐”。他还散播“小节无害”论，腐蚀革命干部和群众，保护其死党过关。

二、鼓吹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”，剥夺奴隶受教育的权利

孔丘鼓吹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”的唯心史观，主张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的愚民政策。他的教育对象只限于奴隶主阶级的子弟，对奴隶则实行文化专制主义。

2·1 子曰：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高贵的有智慧和卑贱的愚蠢的人是先天决定的，是不可改变的。”

2·2 子曰：“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中等以上的人，可以告诉他〔治国治民〕高深的道理；中等以下的人，就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了。”

【注】语：作动词用，告诉的意思。

2·3 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上也；学而知之者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生来就知道的人，是上等的；经过学习然后知道的人，是次一等的；遇到困难才学习的人，是再次一等的；遇到困难不学习，奴隶们就是这样下等的人。”

2·4 子曰：“……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笃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倾者覆之。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……天生长万物，必然要看它的材质不同而区别对待。所以能够栽培的就培养它，不值得栽培的就让它覆灭。”

2·5 子曰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不到〔学生〕急于想学什么而学不懂的时候，我不去开导他；不到〔学生〕急于想说什么而又苦于说不出来的时候，我不去诱发他。指给他东边一个角角，他却不能推知西边、南边、北边三个也叫角角，我就不再教他了。”

【注】悱：想说而说不出的样子。

【按】孔丘搞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教育，推行一套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教育方法。他大搞“天才教育”，把人分为四等，认为这是天生的，不可改变的；并公然声称：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这对于他挂的“诲人不倦”的招牌，是一个绝妙的讽刺。林彪继承了孔丘的衣钵，把反动的“天才论”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，大肆宣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唯心史观，并以此作为他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基础。

2·6 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奴隶们只能供使唤，不能让他们知道什么道理。”

2·7 子曰：“有教无类”。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按地域编练〔奴隶〕，不用区别族类了。”

【注】有：古时与“囿”、“域”通用，这里的“有”指地域。教：《论语》中孔子所说的“教”，是指对奴隶的强制教练。

2·8 子曰：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不对奴隶实行强制教练，就叫他们去作战，〔肯定要打败战〕，这就等于抛弃了他们。”

2·9 子曰：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孙，远之则怨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女子和奴隶是难以教养的。你接近他们，他们就对你不尊重，不客气；你疏远他们，他们又会对你怀下怨恨。”

2·10 子曰：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只要自愿带上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来上学，我从没有不教会的。”

【注】束脩：脩，干肉，每束是十条。古代用束脩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礼物。但奴隶是绝对拿不出十条干肉来的。

【按】孔丘推行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的愚民政策，把奴隶和劳动人民（也包括妇女）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，同时主张对奴隶进行“有教无类”的强制教练，实行奴化教育，以便加强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和奴役，为恢复和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服务。林彪步孔丘的后尘，实行“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也要执行”的愚民政策。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毛主席“七·二一”指示的贯彻，继续把工农兵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，却对其子女宣称：“你们是当然的接班人”，“大学就是为你们办的”。这就暴露了他们垄断教育，妄图把学校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阵地的狼子野心。

三、兜售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四教，培养奴隶主精神贵族

孔丘以“克己复礼”为纲，以西周以来的诗、书、礼、乐等典籍为教材，向学生灌输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，要求学生以“礼”作为行为的准则，以“忠”、“信”作为道德规范，使学生成为浸透奴隶主阶级世界观，顽固维护奴隶主阶级专政，长于“治人”之道的精神贵族。

3·1 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【译】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：学诗、书、礼、乐等典籍（其中礼是最基本的），对于学的书本知识要身体力行，对待奴隶主统治者要忠，对奴隶主阶级要信。

3·2 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作为君子，多读古代‘文献’，又能以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动，就不会犯上作乱了！”

【注】孔子所说的礼，就是周礼，是指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，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礼节仪式等，属于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。

3·3 子曰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诗使人振奋，周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，音乐使人所学得以完成〔潜移默化〕。”

【按】孔丘宣扬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和“博学于文”，是鼓吹“智育第一”的老祖宗。孔丘的“智育第一”，实际上就是奴隶主阶级的政治第一。野心家、阴谋家林彪及其一伙高叫什么“五分多，尖子多”，“教师要老，教材要厚，下乡要少”，公然鼓吹“智育第一”，“分数挂帅”。其罪恶目的，就是要青年脱离阶级斗争，脱离无产阶级政治，钻进书堆，拜倒在分数面前，成为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书呆子，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，成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“借用力量”。林彪所宣扬的“智育第一”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治第一，是为他篡权复辟的阴谋服务的。

3·4 孔子谓季氏：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【译】孔子谈到季氏，说：“〔他居然〕按八佾的规模在庭中歌舞起来了，这样越级的事都可容忍，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呢？”

【注】八佾：据周礼，乐舞队的规模只有天子才能享受八佾（诸侯六佾，大夫四佾）。八人一行，叫做佾。

3·5 晋赵鞅、荀寅帅师城汝滨，遂赋晋国一鼓铁，以铸刑鼎，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焉。仲尼曰：“晋其亡乎，失其度矣！……民在鼎矣，何以尊贵？贵何业之守？贵贱无序，何以为国？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九年）

【译】晋国的赵鞅和荀寅领兵到汝水滨筑城。便向晋国人民征用了一鼓铁，用来铸造刑鼎，鼎面载上范宣子制定的刑法条文〔向百姓公布〕。孔子说：“晋国要亡了吧，把它的祖先留下来的准则破坏了！……把老百姓〔犯罪轻重的〕刑罚条文公布在鼎上，老百姓哪里还会尊重贵族呢？〔老百姓不尊重贵族〕，贵族哪里还能〔为所欲为地〕保住自己的权势呢？贵贱没有等次了，还成什么国家呢？”

【注】赵鞅、荀寅：晋国的两个大夫。城：作动词用，筑城的意思。鼓：重量名，一鼓重四百八十斤。晋铸刑鼎，对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有所限制，是有进步意义的。

3·6 子曰：“觚不觚，觚哉？！觚哉？！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【译】孔子〔看到一个经过改进了的杯子〕说：“杯子不象个杯子，这是个杯子吗？这是个杯子吗？”

【按】孔丘要“复礼”，对春秋末期突破周礼束缚的新事物，横加指责。要求学生恪守周礼，做到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。林彪要复辟，不但疯狂叫嚣“今不如昔”，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，还大肆鼓吹法西斯的“绝对服从”论，要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服贴贴地听他

的“指挥”和“调动”。谁不服从他的指挥棒，敢于抵制，他就要“诛之”、“讨之”，甚至还要叫你“永世不得翻身”。林彪还订出许多法西斯纪律，限制其反革命集团成员的言行，要求他们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卖命。

3·7 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一个人说不上仁，哪里能说得上〔认真〕对待礼仪制度呢？一个人说不上仁，哪里能说得上〔认真〕对待音乐呢？”

3·8 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（《中庸·二十章》）

【译】智、仁、勇这三样，是通行于天下的美德。

3·9 子曰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有志之士，有德之人，不会贪生怕死去损害仁，只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以完成仁。”

3·10 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……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

【译】有子说：“为人能够孝顺父母，敬爱兄长，而又喜欢触犯上级的，很少有；不喜欢触犯上级，而又喜欢捣乱造反的，简直不曾见过。……‘孝弟’这两个字，就是‘仁’的根本吧！”

【注】有子：孔子的学生有若，字子有，鲁人。

3·11 子曰：“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曾子曰：“唯。”子出，门人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参啊，我的道理是用一个根本的东西贯穿始终的。”曾参说：“是的。”孔子走后，别的学生便问曾参：“先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曾参说：“先生〔贯穿始终〕的道理，就是‘忠恕’。”

3·12 子贡问曰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
【译】子贡问〔孔子〕道：“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呢？”孔子说：“那就是恕吧！自己不想要的，不要强加给别人。”

【按】“仁”是孔丘思想的核心。为了使学生成为恪守周礼的“志士”、“仁人”，孔丘竭力向他们灌输“仁”的思想，即所谓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”林彪与孔丘一脉相承，宣扬“仁义”、“忠恕”一类反动黑货，把孔丘的“仁”、“勇”、“知”说成是“团结”、“斗争”、“唯物论”，鼓吹什么“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。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，故曰忠厚之至也”，恶毒地攻击革命暴力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。林彪还要求其死党“不成功，便成仁”，赤裸裸地暴露了他

是一个执孔孟之道的法西斯头子。

3·13 子曰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【译】孔子〔哀叹〕道：“中庸作为一种道德，该是最高的了！奴隶们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。”

1·14 子贡问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曰：“然则师愈与？”子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

【译】子贡问孔子：“颛孙师和卜商两个人，哪一个更有德行一些？”孔子说：“师呢，有些超过礼；商呢，有点做不到。”子贡说：“那吗，师强一些吧？”孔子说：“〔办事情〕超过了〔礼的规定〕，就象做不到〔礼的规定〕一样。”

3·15 仲尼曰：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……小人之反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统治者能守中庸之道，奴隶们却反对它。……〔因为〕奴隶们反对中庸之道，〔所以〕他们表现得无所畏惧，〔什么犯上作乱的事都可以做出来了〕。”

【按】孔丘向学生拚命灌输“中庸之道”，要求学生不偏不倚，完全按照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办事。他大肆鼓吹调和折衷，攻击奴隶的革命斗争是“反中庸”，“无忌惮”，妄图用“中庸之道”阻止历史车轮前进。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出于反革命本性，叫嚣“中庸之道……合理”，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。他肆意攻击我党进行的反修斗争，胡说什么“凡事勿做绝了，做绝了即一点论，必有恶果”；恶毒诋毁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“过分”，“过极”；大肆宣扬什么“两斗皆仇，两和皆友”，“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”，反对阶级斗争。他的罪恶目的，就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，妄图用“中庸之道”的破烂武器来腐蚀和麻痹革命人民，以实现其搞复辟、开倒车的阴谋。

3·16 孔子曰：“侍于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；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侍奉统治者的时候，要注意避免三种过失：当统治者还未说到的时候，你先说，就是急躁；当统治者已经说到了，你还不说，就是隐瞒；不看统治者的脸色就贸然说话，就是瞎子。”

【注】愆——过失。瞽：盲人。

1·17 子曰：“君子贞而不谅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君子只管维护奴隶制的典章制度，说话可以不算数。”

【注】贞：指“正道”，即文、武、周公之道，也就是奴隶制的典章制度。谅：信用。

1·18 子曰：“……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硿硿然小人哉！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……说话算数，说到做到〔的人〕，只不过是卑贱而又固执的小人罢了！”

3·19 叶公语孔子曰：“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”子曰：“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。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【译】叶公对孔子说：“我们那里有正直的人，父亲偷了羊，儿子就去检举作证。”孔子说：“我们那里正直的人和你说的不一样。父亲要替儿子隐瞒，儿子要替父亲隐瞒，这里面就包含着正直的道理。”

【注】叶公：楚大夫，名诸梁。叶：地名，属楚。党：即乡党，乡中分党，五百家为一党。

【按】孔丘冠冕堂皇地大讲什么“信”，其实是一个政治骗子。他不但自己是个说假话的专家，还多次向他的学生传授耍两面派的骗术。因此，当时的奴隶起义领袖跖就骂孔丘是个“巧伪人”。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继承了孔丘的骗子哲学。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“志壮坚信马列”的“英雄”，实际上是一个“语录不离手，万岁不离口，当面说好话，背后下毒手”的伪君子、两面派。他自己也不打自招地说过：“谁不说假话，谁就得垮台”，充分地暴露了他这个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。

四、宣扬“自省”、“修己”的修养经， 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

孔丘的教育方法是由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支配的，他宣扬“内省”、“修己”，把学生引向脱离劳动，脱离实际，闭门诵经，“自我修养”的道路，为复辟西周奴隶制培植反动统治人才。

4·1 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；三十而立；四十而不惑；五十而知天命；六十而耳顺；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踰矩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我十五岁就立志学习〔古代文献了〕；三十岁就站稳了〔奴隶主阶级〕的立场；四十岁就认定了走〔复古〕的道路已没有什么迷惑了；五十岁更懂得了天命；六十岁一听别人的话就能辨出是不是合乎我们的要求；七十岁便任何言行，任何想法，都不会越出礼的规范了。”

【注】这是孔丘臆造的一套“修养经”。十有五：“有”同“又”。矩：规范，指周礼。

4·2 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看见贤人，便想向他看齐；看见不贤的人，便要自己反省〔有没有同他一样的毛病〕。”

4·3 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……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

【译】曾参说：“我一天要作三次自我反省……”

4.4 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人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——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病诸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
【译】子路问怎样才算君子。孔子说：“要自我修养到能恭敬地为奴隶主服务。”子路又问：“就只这么一点吗？”孔子说：“要自我修养到能替奴隶主更好地指挥下级。”子路又问：“就只这么一点吗？”孔子说：“要自我修养到能使〔天下的〕老百姓都安于〔奴隶主阶级〕的统治。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啊！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！”

【按】孔丘鼓吹的所谓“内省”、“求诸己”或“修己”是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“修养经”，其反动实质就是否定实践，抗拒变革，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。林彪宣扬的“灵魂深处爆发革命”，是孔老二“修养经”的翻版。林彪妄图用这种主观和客观相分裂、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“修养经”来反对党的基本路线，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、腐蚀党员，从而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，达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。

4.5 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只学习〔奴隶制的文献〕不去想，将无所得而迷惘；只是空想，不去学习〔奴隶制的文献〕，就很危险。”

4.6 子曰：“默而识之”。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〔把学了的奴隶制文献〕默记在心里，想出它的道理来。”

4.7 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”。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只要经常温习文、武、周公那一套，就知道现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了。”

4.8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。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。”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

【译】子路叫子羔去做费邑的邑长。孔子说：“〔不让读书叫去做官〕这就害了人家的子弟。”子路申辩说：“那里有老百姓，又有国家政权，〔治民为政就是学习〕，为什么一定要坐下来读书才算做学问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很讨厌象你这种强嘴利舌的人。”

【注】子羔：高柴字子羔，孔子的学生，卫人。

4.9 樊迟请学稼。子曰：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为圃。曰：“吾不如老圃。”樊迟出，子曰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！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天下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【译】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田，孔子说：“不知道，我不如农民。”又问如何种菜，孔子又说：“不知道，我不如种菜的。”樊迟出去以后，孔子骂道：“樊迟这家伙是个没出息的小人。统治者如果重礼制，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；统治者如果讲仁义，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；统治者如果讲信用，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说真情。这样的话，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儿女投奔前来，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？”

4·10 孔子为鲁摄相，朝七日而诛少正卯，门人皆惑。子贡曰：“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也，子为政，何以先之？”孔子曰：“赐退！非尔所及。”（王充：《论衡·讲瑞》）

【译】孔子代理鲁国宰相才七天，就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，孔子的学生都疑惑不解。子贡质问孔子：“少正卯是鲁国有声望的人，您刚上台，为什么就先杀他？”孔子气急败坏地斥责说：“子贡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这不是你能够知道的。”

【按】孔丘鄙视劳动，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，引导学生走“温故知新”、“默而识之”、闭门读书的道路，为奴隶主阶级培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反动官僚和精神贵族；并且大搞师道尊严，不准学生提出不同意见。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，也叫嚣什么“学生就是要坐下来读书”，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“等于变相劳改”，妄图破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根本战略措施，把青年引上脱离工农、脱离劳动、脱离实际的修正主义邪路，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。